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六　參元朱得之傍注

附錢塘褚伯秀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死而無悔）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閒有此一途）呼吸，吐故納新，（華佗五禽之戲祖此）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敘）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過）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闡義 此章大意只是貴精養神誠哉學莊之學者擬而為之也善讀者因言可以知人

音義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惔憂邪莫干以其德全而神不虧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

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爲況禍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爲而實無爲也夫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死休思慮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鵠能無中乎今人立乎彀中而不思爲避鏑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養神之道貴在無爲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行之徒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爲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爲貴也豈但干越之所寶所已哉同帝則與天爲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

引野語爲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
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褚氏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
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
覬人之從已無異乎穿井絡馬失其自然
知長德消氏始難治矣故南華歷敘古人
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修伊
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類
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賢因
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
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
無無爲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
故不罣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
死生謀慮何由而潛哉夫如是故靜虛恬
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中以神
藏干越之劍錄之於身輕重爲何如其去
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
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
素

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爲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神氣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
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
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
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
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

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通義 此章原後世失其天性至於名實紕謬之故。是謂俗學偏蔽。開其蔽而莫挽其趨柰何隨時順應要於不失己而已繕性於俗束於教也生而無以知爲有生其心而無所住也彼正而蒙已德者中格式而昧其真心畢不足以庇物逆欲爲天下庇則萬物皆失

性矣順而不一者起心欲順便自不一不一故不安求安必不順沿流忘本是生法度也心與心識上下彼此以心識相角辛至於亂時之不可止也反一無跡守其真淳與民相忘於無事也深根潛龍在淵寧極萬籟俱寂智窮天下以知巧壓服人心知窮德以已之所明者推極於言行之間求無滲漏是有心造作非率性之自然也此章聲氣體裁皆類東漢蓋因莊子少仁義而恥禮樂故原仁義禮樂之初起於良心而徇名失本者之基亂也君子思不出其位無所待也今日深根寧極而待即此一待有為而為非天德非王道矣根不深寧不極矣杳冥之幾聖往假判豈莊子之心聲哉

纂微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甚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務於若進學以求復性物博而

無耍真愈失矣貪著愛憎沉迷不反是滑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滯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遠乎道矣道以恬淡爲貴俗以華藻爲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惟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奈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喪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然天性而不爲俗所滯者本初不期復而復正性之欲而不爲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修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爲學近思爲思聖人以絕學爲學無思爲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相摩生火焚和而眞性斲矣惟知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敘仁義忠禮樂忠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爲彌橋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原夫鬼神守其幽

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而不用非在混茫而得濟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爲心則雜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爲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與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爲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未孩次則能言笑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覬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伏戲燧人倒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上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詳夫世道交喪之詳意甚可悲真人超出世果因未必以一己之遇不遇介懷此特爲世道而言亦悲人之悲耳窮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哭

支吉書之隱士知時命之

謗而亥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寘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其所故有行推而召纍者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時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識知者哉身之只故存身者不取焉夫丁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魏言獨立不[illegible]羣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他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爲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惟其性命是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巳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

當是存身

危當是巍

褚氏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軼絕塵之見而苟狥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爲顯惡而妨道爲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物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博其虛無沕漭無所致力設爲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關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爲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也博矣柰何世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材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朔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倘何以知辨爲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

非取此聖賢處驕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音俟）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神名）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多）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

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拘猶局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涘涯）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

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

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睨）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又音裒）大之殷（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

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

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

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

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夫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通義】此承上章小識小行之意而明其病于道德也大率模做首篇鯤鵬之論而枝葉加繁中間自細視大一段意亦精到可語大理即下文大義之方爲物之理觀此結構豈能繼莊者哉遙而不悶二句外物不動於心也之噲讓在戰國時稱曰昔者則非孟子同時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一段去莊不遠反衍脩曰反復以物有餘則復迴也儼乎若有君一段與仲弓問仁章意相似不位形形日衰而不定居也年不舉夭壽不可預論也位乎得無以得殉名二得字強解亦可通但不若德字爲平易耳謹守而勿失雖承上三句何能反真即此一言斷非莊子胥撰餘義皆明不贅

【參解】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故秋至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際乎海若者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

陸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鵾鵬鷦鷯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之歸而已矣辨論極致詳于後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足既哉明今古之不停則此理自可見矣遙謂歷時之久殺謂推移之速不閑無厭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修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分外在已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或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吾生何累於知何有哉自

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垺者大之殷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惟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所行是非小大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分内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内而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此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趣之有無知非相反而不可以

祖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訟之迹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爲常猶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不然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必不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趣舍爲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行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參差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毀無常處之惟一不以形名爲定而守之惟虛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槩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矣物生若驟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爲不爲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

則死生不足爲累也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真中有虛瀅者有契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存德則屈神從世反要語極則非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令學者自信不及羣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見月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他問哉

申論

夔憐蚿。音賢 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筆[illegible]奇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勑稟反踔敕角反而行。予無

如矣今子之使衆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䠓我蹴也舊作

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義　此言天機之在萬物各有自然之分非敢羨畔援所能與又解河海之校量也與大夔大憐之義相近彼言素位此言顧外故有勝負相形亦與莊意相左夔無角一足而行一紀在山海經目力乘虛高則天象遠則山林一舉目而見勝於風矣心則轉盻之間而再撫四海其出其入絕無聲臭尤勝於目中論遺之者心目歸諸聖人也目猶囿於形心則非形所囿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可形容故不言且欲人致思於此得其無所校量之而成大勝也

秋水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夔蚿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惟風有體有礙而實無體乃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噓吸莫非造化之運而已喻望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爲大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其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匡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通義 此言入軍不被甲兵以實秋水篇前知安危等意而聚之以時命以見君子之所守也臣衛邑去宋甚速疑宋即匡君子於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則安處而不去知命有所制也故曰由處矣勉其安於所遇也

通義 此言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人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富至貴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致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微自知之明何以與此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回）虷（音寒）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曰劫反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通義 魏牟公子公孫龍乃列子籍中與此不同蓋二子皆當時辨士互有得失故紀載若此列在莊前或者牟龍二子學有消長故此優牟而劣龍歟此章大意只是形容莊子之書不易讀非得莊子之心不能讀也亦以中明小行小識之傷道德者以愚論之莊子必不自衍若此豈猶二戴之禮出於衆人之所記故多攙入附會者乎邯鄲之行瀾步麗容動人觀而起人羨者國能猶曰國是言其行動之態優於一國也失故步而匍匐者要孺學成人之威儀則勞而至困力不能支是以匍匐而志畢也

義海公孫龍趙之辨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失措蓋

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故乍以井鼃海鱉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微泉奧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而反於大通與道爲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知道性之爲真

則名器非所負矣

表海莊子辭召以犧龜爲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爲國排難鬪治實有賴焉而成功忠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二犍牛以荅詔一拘穿於韁縄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通義 此二子相識之因後游交密是以有過墓之悲

義愚按 鴟得腐鼠而嚇鵷鶵又何足以知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通義】游濠梁正天機活潑中心無累時也見魚而契其性本無可言惠子逐言起識遂生辨詰循本者指點物游未言之時胷次自適故曰知之濠上也不在濠上不知魚樂見庭草聞驢鳴天機觸於無心者

【義海】明已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狀已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問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辨視南華之壘若不足攻暨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反求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

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莊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猶言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旨協經意

褚氏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辨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爲愧術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爲横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井鼃海鱉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

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强欲企羨倫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晋情於腐鼠皆數時之濠濮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所知魚之樂固無足比而競言辨之末云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箴惠子之膏肓所以警世之學先生之言而媛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踈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士爲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事在周公哀後

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

胡挺反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通義 此章大意言世俗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曰吾以無為為真樂又世俗之所大苦未足以天地無為而結以無不為也則其所謂無為者可識矣

總論

人處幻境之中攀逐者衆慕樂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擴去執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物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踈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善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無爲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

反

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圖義 物外適足者情定於理應跡無滯固執此莊之言不哭之故也蓋就衆人之習情者而開諭之也若莊之胷襟一了便了不必推求其歌者蕩滌其槩然者猶登木之歌倚門之歌也鼓盆登木自滌也倚門滌人也

義解 莊子喪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眞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無成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壽眼覷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明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爲喜則亦不免於

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物外儵來不足介懷也宜矣槧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芒芴宜讀恍惚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寓言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敘事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議論

通義 杌者疵毒之名如鮮腹人面之類㬥然之惡痛楚也子惡之乎憎惡也故曰亡吾何惡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言此身借太虛之氣會合而有生今柳又生於此生之肘亦如塵垢之集於器物之上耳人生曰觀化今同化及我者還於化也

義海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畧而不論獨呂註偶與管見同乃為說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無為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為植在常情之不能無恠然物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治之中者例莫適焉倘悟吾生之為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覬踈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身與化俱者也身與

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爲無情者無情亦或化爲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爲耳行少變而不失大常無適而非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反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

生人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四時之事從（縱同）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之樂

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副墨】枕髑髏而卧示死之不足畏也所問五

言而誅復其生正人間之勞常情所迷者不

能棄所樂而復生枯髑斷滅之見也皆非天

機之自然也若然乾坤息矣願世無情免夫

【發揮】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髑髏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是論以儆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斟劑損益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忻忻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耶陳碧虛名此章為兩譏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前此之見非孔子之非莊意也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里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

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何也)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通義 此言世無大受之人使帝皇之道不能明亦斯謬不是知音不與譚也

小不可懷大綆命有所成而莫欲是皆

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令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以爲反復其言矣故緣以海鳥之翁對大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此以已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適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

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通義】生機不息，然所不爲入於機，自有而無也；出於機，自無而有也。此舉一端以見之也。鬳齋謂鼃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者。遺蠙之衣，苔近岸則厚，故曰衣。馬與人本是草，却不明言此其、弄奇處是也。

【義證】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差畧其文。夫動化生植之理，耶目不可徧及，非知性君子不盡其故也。蓋格諸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爲句，次九猷腐蠸，次羊奚至青寧爲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頤輅黄軦瞀芮爲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爲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黄軦，黄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

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
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豹山海經南山
多貘豹郭璞註豹之白者貘程
是貘之別名貘又豹之別名也

此篇楮氏不爲總論意其指無不明也即
其以至樂名篇首唱無爲繼以死不必哀
疾不足惡且意死者不願生則以有爲之
累明矣孔之憂顏甚見有爲之徒勞不若
順物守已之不援末引列子乞食一段以
見物化之無窮智慮不能測終於無爲而
後已
也

莊子外篇第六卷終